

貳

英雄憶往

圖／國防部

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

採訪者

受訪者

商訊編輯部

提供

一、抗日戰爭是年輕人必須了解的歷史

——現在的幸福是兩千萬人的血和命，四億人的淚水換來的

【專訪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／記者吳靈芬採訪】

對多數人而言，八年抗戰，只是一堆文字及照片所呈現的歷史，但對曾經親身經歷過抗日戰爭的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而言，經過那一段歷史，才有今天的中華民國；而今日的幸福、安樂，也是那段歷史中，至少兩千萬人傷亡、四億人流淚所換來的，身為他們的後代子孫，年輕的一代要永遠記得這件事。



多數八十歲以上的老人才記得當年抗日戰爭時的艱苦生活，也只有九十歲以上的老兵，才真正經歷過當年的抗日戰爭；這兩年，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解讀當年領導抗日戰爭的蔣委員長日記，又三度前往大陸，重返當年多個

關鍵性戰場，給了他很強烈的感受與使命感。他說：「我已經九十六歲了，在我有生之年，如果不把這些心得告訴大家，大家光看書本上所寫的，將很難了解八年抗戰的歷史、蔣委員長內心的掙扎與艱苦，以及他對中華民族的貢獻。」

正如同郝前院長所言，目前只要是九十歲以上的退伍老兵，一定是當年打過抗日戰爭的老兵；而已九十六歲高壽的郝前院長，不但仍十分健朗，也依然聲如洪鐘、面色紅潤、行動自如，仍是大家記憶中的郝院長，沒有半分改變。談起抗戰，郝前院長的思路清晰而完整，整個八年的抗戰時光，他可以一口氣從頭說到尾，不必看任何資料，也不需旁人提醒，全部都在他的記憶之中。

統一內部力量 爭取抗戰時間

「我們要了解抗戰的歷史價值，首先要知道的是：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是要從我們七七盧溝橋事變開始算起，而不是一九三九年（民國二十八年）；抗戰結束也不是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，而是一九四五年（民國三十四年）八月十五日，日本人宣布投降的時候。」郝前院長在談到抗戰時，一開始就明確的指出：「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中華民國是在國民黨帶領下打的，八年抗戰是蔣委員長領導的。我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作戰時間最久的國家；在八年

戰爭中，前四年是我們單獨和日本人打；在歐洲戰場，英國和德國只打了六年，蘇俄打不到五年，美國正式宣戰之後總共只打了四年。」

其次則是，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之後，全國人民反日情緒高漲，但當時的中國仍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下；「那時中央政府能真正控制的，僅僅只有浙江、江蘇和安徽這三個省。」郝前院長說，其他的省都是在軍閥割據的狀態下，像是共產黨那時就在江西進行武裝鬥爭，而且那時國家並沒有兵役制度，財政金融也沒有統一，各省有各省的鈔票。

「這樣的國家，面對世界一流強國的日本，如何去抗戰？所以，抗戰之前要爭取時間，這是抗戰最重要的核心問題。」要爭取什麼時間？郝前院長簡單的說：「爭取抗戰的準備時間。」所以，當時蔣委員長提出的政策就是如今大家所熟知的「安內攘外」。

「一個國家如果內部的力量並不統一，要如何對外打仗？但當時軍閥的勢力都很強大，其中更有不少是以抗戰為名，而實際是反蔣的，他們指責蔣委員長不抗日，只打內戰，但內部不安要如何打抗日戰爭？」

和平未到絕望 決不放棄和平

「所以，當時國民政府的政策有兩個，一是『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，決不放棄和平』。

雖然九一八事變之後，華北已經特殊化，但為了爭取時間，對日本的各種挑釁行動只能儘量隱忍，不要發生全面戰爭。」郝前院長明確的指出：「二是『犧牲未到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』，要抗日就一定會有犧牲，到了退無可退的最後關頭，就必須要犧牲，為了全中華民族而犧牲。」

「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，蔣委員長爭取到了六年的時間。而在這六年中，又經過了民國二十一年的上海一二八事變戰爭，但只是局部化解決；還有假抗日之名而反蔣的，像是毛澤東在贛南也是在反蔣。」

「民國二十五年，廣東陳濟棠和廣西李宗仁、白崇禧發起反蔣的六一運動，他們聯合起來揮軍北上到湖南，說是要抗日，但抗日是假，反蔣是真。」當時已在軍校中的郝前院長記得十分清楚：「陳濟棠的第一軍軍長余漢謀在贛南，陳要他向北打，他卻宣布反對陳濟棠；主要是因為余漢謀和顧祝同是保定軍校的同學，顧祝同以同學的情誼，勸說他到蔣這邊。當時中央只有一百五十架飛機，陳濟棠有五十架，那時正好蔣委員長五十歲生日，全國發起獻機運動，民間捐錢買飛機向委員長祝壽，又買了五十架飛機，而陳所屬的空軍又反對他，一天之內就有五十架飛機飛到南昌，陳濟棠丟了五十架飛機，因此而下臺，經香港赴歐洲。在看到陳濟棠倒了之後，李宗仁和白崇禧就回到廣西。」

民國二十五年，毛澤東因為中央五次剿共而被趕到陝西延安，正當國民政府要採取行

動時，發生了西安事變，張學良以反內戰為由扣留了蔣委員長，最後是以和平收場；為什麼可以和平收場呢？郝前院長說出了少為人知的內情：「大家都知道，張學良是受到中共的指使，但史達林很清楚國際情勢，日本是蘇俄的首要敵人，蔣委員長雖然也是敵人，卻是次要敵人，史達林不希望中國再陷於內戰，因為再繼續內戰，會使日本更容易侵略中國，而威脅蘇聯。所以史達林雖然支持毛澤東，但不允許毛傷害蔣，並希望和平解決此一事端，以利蔣委員長領導抗戰，牽制日軍，以免日本侵略蘇俄。所以西安事變才能和平解決，張學良才將蔣委員長送回南京。」

最後關頭已到 全面對日抗戰

西安事變結束之後，中國內部動槍的戰爭於表面上停止了；但實際上，還是處於軍閥割據的狀況。「那時，蔣委員長希望能再有三到五年的時間準備，但日本軍閥已經等不下去了，所以才有七七事變的發生。」郝前院長說：「在蔣委員長的立場，如果戰爭可以局部化的話，他還是希望不要擴大，所以他等了十天，到了十七日，國內民情激憤，所以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了『最後關頭』的談話。

「以我的了解，當時他的內心還是希望戰爭可以局部化而不要擴大的，但基於情勢，

他不得不發表談話。發表談話有兩個目的，一個是告訴人民，我國已決心要抗戰，大家要全力支持抗戰，所以會說『地無分南北、年無分老幼』；第二就是告訴日本軍閥：『不可以再壓迫我們了，如果繼續壓迫我們，像這次的盧溝橋事件，我們也不會局部化，只有全面抗戰。』」

「但談話之後十天，日本人覺得不能再等，一夜之間占領了北平，造成副軍長佟麟閣及師長趙登禹的陣亡，至此，抗日戰爭已是無可避免，『最後關頭』已到。」

即使抗日戰爭已全面展開，但初期仍需要爭取時間；為什麼？郝前院長再次給了答案：「我們的武器、裝備、力量還不能和日本比，我們地大、人多，卻是農業社會。爭取時間的原因有二：一是要將抗戰的基地部署、建設起來。抗戰是長期的，不是一年、兩年就可以解決的，所以抗戰時期的根據地就很重要，當時是以西南、西北地區為腹地，也就是四川、雲南、陝西、甘肅、青海等地方，而以四川為主；但四川實際上是中央勢力到不了的地方，所以需要時間去部署。因此，抗戰一開始首先要做的，就是鞏固長期抗戰的基地。」

二是對外聯絡的國際交通線要維持。所以，抗戰前四年獨力作戰時，又可以分為二期；第一期是戰略守勢，以空間換取時間，戰鬥是以陣地防禦、逐次抵抗來爭取時間。」

改變戰爭軸線 維持守勢持久

當時華北已特殊化，黃埔系軍隊，也就是中央軍都在長江以南，而日本侵華是沿著平漢、津浦鐵路一路南下打，所以蔣委員長要將日本人由北往南的戰略，改為由東向西；「因為我們的主力在江南，所以我們發動了上海戰爭。」郝前院長點出了當年打上海那一仗的事實：「民國二十六年的八一三淞滬會戰是由我們主動，日本人是被動的。目的是在改變日本人的作戰軸線，拉長日本人的補給線。」

「當時全日本的常備部隊共有十七個師團，上海一戰，日本人調動了十個師團。這一仗打了三個月，傷亡共達到三十萬人，淞滬戰役日軍傷亡六、七萬人，這對日本人而言，是很大的傷亡。」

「上海戰役之後，一路打到徐州會戰、武漢戰役，武漢也是我們主動放棄的，這當中，我們爭取到十四個月的時間。」郝前院長分析：「這十四個月很重要，因為我們利用這十四個月，將南京、河南等地的兵工廠遷走，這是必須的，否則我們連步槍、機槍都沒有辦法自製，往後的戰役要怎麼打？」

除了兵工廠之外，還有學校，像是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、南開大學等，更包括將南京故宮文物都送到四川。郝前院長一再的強調：「這十四個月真的很重要，但我們的犧牲也十分

慘重。」

放棄了武漢之後，廣州也放棄了，對外的交通線——香港也斷了，此時只有靠越南、緬甸。「在抗日戰爭的前兩年，蘇俄的史達林是我們的援助者，雖然對他而言，這是最高戰略，但我們確實接受了蘇俄的援助，包括兩百門砲、兩百架飛機等，蘇俄同時也派顧問來。」郝前院長笑著說：「那時我們軍隊中的德國顧問走了，軍隊裡沒有美國顧問，只有蘇俄顧問。」新疆也成為我們的國際補給線，直到德蘇戰爭爆發。

武漢會戰之後，抗戰進入第二期，那時的戰略仍然是守勢，對敵不決戰而是持久消耗戰。雖是守勢，卻是越戰越強，像廣西的崑崙關之役，他表示：「崑崙關這一仗很重要，也是我們抗日戰爭中唯一一次攻下的日軍陣地。」

決心抗戰到底 不容畏戰變節

「抗日戰爭一起，那些以前喊要抗戰、實際上是反蔣的人的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。」郝前院長說：「一九三七年（民國二十六年）抗日戰爭爆發，十月韓復榘出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，兼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。因心疑中央企圖透過日軍消耗其軍事實力而不與日軍全面戰鬥，他放棄了濟南，向山東省西南部撤退，以保存實力。另一方面，他同四川省政府主席劉

湘祕密聯絡，企圖共同發動反蔣運動。

一九三八年（民國二十七年）一月十一日，韓復榘在前往河南省開封市出席軍事會議時遭到逮捕，隨後被押往漢口收監。同月二十四日，韓復榘被以違反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，由蔣委員長下令處決；他也是抗戰期間被處死的最高階軍官。後來的台兒莊大捷和這很有關係，台兒莊的孫連仲，他也是馮系的軍隊，看到韓復榘因為棄守濟南而被槍斃了，所以知道中央要你守就非死守不可，這樣才有台兒莊的勝利。」

「日本侵華原本希望速戰速決，想要在三個月內解決，但光在上海就打了三個月，我們放棄武漢之後，德國大使出面調停，日本以為戰勝了，因為日本已經占領了北平、天津、武漢、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重要城市，因此就以戰勝國之姿提出三個條件：承認滿洲國、共同剿共、經濟合作；目的就是要把中華民國變成日本的附庸國。」

「豈料，蔣委員長只簡單的說，要談可以，先恢復七七事變之前的態勢；也就是要日本退回七七事變之前的狀況，把北平、天津、武漢、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無條件還給中國，之後再來談。」郝前院長說：「汪精衛在蔣委員長發表最後關頭談話時也在廬山，之後，他跑到越南河內，主張與日本和談，在民國二十九年時，更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。」

而曾經發表《共赴國難宣言》的共產黨，除了太原會戰中的平型關戰役之外，都是在利用抗戰之時發展自己的實力；整個抗戰，看不到他們有與日本人交鋒，至少我們沒有看到。

如果他們還有抗戰，日本一定有記錄，但翻遍日本出版的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或是侵華戰爭的相關數十本書，我也與國內的有關書籍相對照，都沒有。」

「這些事，很多蔣委員長都容忍下來了；因為，打日本人第一。」郝前院長指出，「那時我們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口號：『國家至上、民族至上，意志集中、力量集中，軍事第一、勝利第一。』其實，這不只是口號，而是蔣委員長在長期抗戰期間決不妥協的政策。」

抗戰前期，重慶遭到超過千次的轟炸，超過八千架次的飛機前往投彈，「重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轟炸時間最久的都市，人民的死傷也最慘，平均每三十六小時就被轟炸一次。」郝前院長語重心長的說：「這些都代表了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不屈精神，所以年輕人要了解這些我們曾經努力做過的。」

美國加入戰爭 採取先歐後亞

抗戰苦撐到一九四一年（民國三十年），珍珠港事變發生，在發生之前，日本派大使來栖三郎赴美國華盛頓談判，並允諾美國，只要不反對日本，日本願意在大陸停戰三到六個月，「蔣委員長在事前並不知道，知道了之後馬上派人告訴羅斯福總統；日本停戰，但我們不停戰。」郝前院長指出：「蔣委員長很清楚，只要同意，我們就只有死路一條，所以他堅持不

停戰，所以美國也沒有辦法接受這個條件；後來才發生珍珠港事變，美國人就同我們站在一起。」

雖然美國人和我們站在一起，但美援其實不多，羅斯福的政策是先歐後亞。「這點是邱吉爾成功的地方，邱吉爾很厲害。」郝前院長表示：「因為德國人並沒有攻擊美國，是日本人打了美國，但美國參戰之後，卻是先全力支援打歐戰，把希特勒打垮之後，才來打日本。美國採取這樣的國際戰略後，我們明顯吃虧。」

這也是為什麼郝前院長一再指出，抗日戰爭前四年是我們在單打獨鬥，獨力作戰了前四年，而後四年則是聯盟作戰。

「珍珠港事變之後，越南的國際補給線斷了，緬甸補給線也曾關閉了三個月，這段時間，來自外國的援助，就只有靠空運，空運維持了三年，共補給了八十多萬噸的物資，這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。」

蔣委員長領導 提振民族精神

針對整個對日抗戰，郝前院長特別強調兩點：一是如果沒有蔣委員長的領導，我們是不能夠抗戰到底的，蔣委員長的領導，將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、戰鬥意志整個提升起來，否則，

日本可以向各方割據的軍閥妥協，這樣中華民國就被瓜分了、滅亡了，所以日本的策略就是要打倒蔣委員長。「蔣委員長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偉人。」在郝前院長的心裡，他就是這麼認為的。

「如果蔣委員長未接受國父思想，且堅持中國是統一的三民主義共和國，包含漢滿蒙回藏等各民族；如果他存有軍閥的偏安思想，他大可以和日本人妥協。」郝前院長明確的指出：「他也可以承認滿洲國、可以與日本人經濟合作，如果蔣委員長讓中華民國成為日本的附庸國，那他和汪精衛政權就一樣，等到日本戰敗後，中華民國就會和日本一樣成為戰敗國，被英美法蘇分據占領。」

「那樣，中國就不可能成為世界四強之一，也不會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。這就是蔣委員長堅持抗戰到底的成果，也是他對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貢獻。」郝前院長語氣堅定的說。

「我從蔣委員長抗戰日記中，可以清楚看出他當時內心的萬般煎熬、痛苦非常，這不是其他人可以想像的。」談到此，郝前院長的心情顯得有些沉重：「我們除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戰爭時間最久的國家之外，我們的戰場也是最大的。」中國戰場從南到北有五千公里長、從東到西有三千公里遠，逃難的人口則多達五千萬人。「你想，整個抗日戰爭中，重要的會戰就有二十二個，每次會戰的戰場都比臺灣面積大，都在五萬平方公里以上，這些逃難

的人口也大都是短程逃難。」

除了戰場大、逃難人口多之外，我們的軍民犧牲也是極多的，軍民傷亡的總數至少有兩千萬人，「其中，國軍傷亡在三百多萬人，二次大戰中，除了蘇俄之外，就數我們最多。」郝前院長細數我們在抗日戰爭中的傷亡：「英軍傷亡數十萬人、德軍也是數十萬人、美軍約四十萬人，但我們高達三百多萬人。」

官兵英勇奮戰 躋身世界四強

另一個數字更可觀：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高級軍官的傷亡也是國軍最多，「包括了與世界著名的巴頓將軍同等級的集團軍司令，我軍陣亡了兩位；我們還陣亡了八位軍長、二十位師長，將級以上的高級軍官兩百多位。」郝前院長提到這點，不勝唏噓：「他們都是心懷國家、胸有壯志、年輕有為的高級軍官，以陣亡沙場報國。」

然而，令郝前院長十分光榮的是：在中國戰場，只有戰死的中國軍人，沒有被俘的中國軍人。「這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光榮，在蔣委員長長的領導之下，最光榮的特色！」他也與有榮焉：「美國在關島、菲律賓等地，投降了成千上萬軍人；英國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也是一樣，只有中國戰場沒有。」

「在華北山西省太原市一役中，國軍一個旅的四千多人是全體陣亡，我們其實並沒有這項資料，還是這次我去大陸走訪當年戰場時，發現一個日本人用日文的碑，碑中寫出了這項史實做為紀念；像上海戰役中，我們有一整個營是全體陣亡。也就是說，中國軍人只有作戰至死，沒有投降的。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，也是我們抗日戰爭的精神，更是蔣委員長治軍領導的要求。是我們八年抗戰最值得肯定的特色。」

在紀念對日抗戰七十週年的現在，郝前院長大聲的說，這些光彩的事實，要讓年輕一輩知道；「抗日戰爭，我們勝利的成果豐碩。」他指出：「我們取消了不平等條約，收復失土，國際地位躋身於世界四強之一，實現了濟弱扶傾的民族主義；所以，全世界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紛紛獨立，像印度、韓國、中南半島各國，甚至於非洲各國的獨立，都是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。」

「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不是如同共產黨所說的，是反法西斯戰爭。」郝前院長清楚的說明：「我們對日抗戰，並不是因為日本是法西斯主義，而是因為日本侵略中國。」

抗戰光輝歷史 不容中共扭曲

他進一步強調，抗日戰爭中這些光輝、悲壯的歷史，在一九四九年（民國三十八年）之

後的大陸，在中共的統治之下受到扭曲、隱瞞，甚至醜化。郝前院長說：「臺灣這幾年也在淡化這些歷史。當然，年輕人不了解七十年前發生的事情，正如同我對鴉片戰爭沒有興趣一樣；但今天在中華民族、中國人的立場，八年抗戰不是為了黨派，蔣委員長並不是為國民黨而打，更不能因為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，而將這段歷史扭曲了。」

郝前院長如今的希望，就是兩岸的年輕人要了解對日抗戰的事實真相；尤其是軍人，更應該要深切了解。因為，大陸對抗日戰爭的說法是：抗日戰爭是毛澤東領導的，「那根本就是說謊。」

「抗日戰爭進行時，我只是個小連長，官小階級低，但我是身歷其時的人。」郝前院長指出：「我還是有一定的戰術、戰略素養的人，加上近年解讀了蔣委員長的日記，之後，對於整個抗日戰爭有了非常完整、客觀、公正的了解。」

也因此，雖然高齡九十六歲，郝前院長依然給予自己強烈的使命：在有生之年，將對日抗戰的種種事實真相說出來，呈現在世人眼前，讓年輕一代了解七十年前發生的所有事實，將全部真相還原在歷史中。

自行籌措經費 重返抗日戰場

所以，郝前院長在他九十五歲那年，也就是去年（二〇一四年，民國一〇三年），自出經費，帶了四位對歷史有了解、有研究的舊部屬，一年之中前後三度踏上大陸土地，為的就是親自走一次當年的抗日戰場。從廬溝橋到山西、河南、湖北、重慶、常德、長沙、衡陽、崑崙關、昆明、龍陵等，都走過一遍。

「當然，我不可能將所有的戰場都全部走過一遍。」郝前院長感慨的說：「光是重要的會戰就多達二十二個，走一個戰場至少要一個星期；但是，經過選擇之後，我這幾次去的，都是在抗日戰爭中，具有關鍵性地位的戰場。」

「像黃河決口，我去了；共產黨多年來一直在罵國民黨，說蔣委員長和國民黨不顧百姓的死活。但對第一期抗日戰爭的策略而言，黃河決口比一百萬軍隊還重要。」

「像忻口戰場我就去了，山西『忻口、太原會戰』，我們陣亡了一位軍長、一位旅長和一位團長，分別是第九軍上將軍長郝夢齡，第二十六軍少將旅長鄭廷珍和第八十五師少將團長劉眉生。第五十四師中將師長劉家麒率部苦戰七晝夜，全師最後剩下不到一百人，最後陣亡。所以，在有生之年，我希望推動在每一處戰場都建立一個戰爭紀念館，這也是地方的光榮。像中條山，對抗戰是非常重要的，但在書中看不出來；在看當年的戰場時，我的腦中已

有整個戰略思維的考慮在其中。雖然我在參戰當時還很年輕，但很多重要的會戰，讓人至今仍忘不了。」

他這三度大陸行，名為「重返戰場」，完全是郝前院長的私人行程，沒有官方的經費或任何支援，是他以多年的積蓄，自籌而成行。行程中，也沒有中共方面的任何接待或是官員的陪同。而陪同郝前院長一起走過當年戰場的、他口中的「年經人」，也多已六十餘歲，「可比我小了三十歲。」郝前院長打趣的說。

每到一處關鍵戰場，郝前院長就會將這場戰事的前因後果及關鍵性，和對後來戰事的影響，詳細的說一遍，而隨行的後輩們，就將這些記錄下來，以「口述歷史」的方式，集結成冊，就以「重返抗日戰場」為名，並於今年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慶祝典禮舉行之前問世。

殷盼後代子孫 勿忘抗戰血淚

郝前院長一再強調，抗日戰爭的歷史，因為蔣委員長艱苦卓絕及他對中華民族的貢獻，才有今日年輕一代的幸福，「是至少兩千萬人的血和命、四億人的淚所換來的。」他一再、再而三，不厭其煩的重複：「這是我們後代子孫要永遠記得的事情。」

他指出，嚴格地說，所謂第一次世界大戰，就戰場範圍來定義，僅是歐洲大戰而已。故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才是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，其戰場擴及歐、亞、非三大洲，和太平洋、大西洋兩大洋，歷時八年，始自中國戰場，終在中國戰場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中國是唯一以落後國家對抗世界一流強國的國家，其餘均為現代化國家間的戰爭。所以中國的勝利基礎不在物質，而在精神。精神力的發揮，全恃蔣委員長堅強的戰鬥意志，與正義公理必勝強權的信念。